

中国古代小说文本史

石麟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代小说文本史

石麟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小说文本史 / 石麟著. — 郑州 :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348 - 4415 - 7

I. ①中… II. ①石… III. ①古典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8157 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5

字数: 400 千字 **印数:** 1 - 3000 册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	1
第一节 妾身未分明——中国古代小说，它是什么？	1
第二节 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国古代小说的阶段和类别	10
第二章 即将化蝶的蛹——先唐准小说	17
第一节 奇人·伟人·美人·仙人——杂传小说	18
第二节 人、神、鬼同构的世界——志怪小说	22
第三节 千古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逸事小说	25
第三章 比诗歌晚一个节拍的交响曲——唐五代传奇小说	27
第一节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初盛唐传奇小说	27
第二节 万国中秋月儿圆——中唐传奇小说	31
第三节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晚唐五代传奇小说	45
第四章 听唱翻新杨柳枝——唐宋元话本小说	58
第一节 铁匠没样，越打越像——从“说话”到“话本”	59
第二节 在没有“连台本”的时代 ——“讲史”话本与“说经”话本	65
第三节 别忙，我当场说穿——“小说”话本	73
第五章 龙和没有化龙的鱼——五代以降传奇小说及其次品	81
第一节 两座高峰中的低谷——宋元明文言小说	81
第二节 嫦娥唱起了“情哥哥”——明代长篇传奇小说	91
第三节 名不副实的小说流派——“虞初体”小说	99

第四节	鱼龙混杂的水域——清代传奇与志怪的集合	106
第六章	长江后浪推前浪——明代章回小说的四大潮流	133
第一节	让历史插上翅膀——史传小说	133
第二节	从现实中蒸腾的另类——英雄小说	151
第三节	仙？佛？妖？都一个德性——神异小说	162
第四节	食色，便是人伦物理——家常小说	181
第五节	回流耶？旋涡耶？——其他类型的小说	191
第七章	真情与天理的混声唱法——明清小说话本与拟话本	206
第一节	天生丽质难自弃——从小说话本到拟话本	206
第二节	移作盆景的病梅——拟话本的兴盛和衰歇	219
第八章	更能消几番风雨——清代前中期章回小说	235
第一节	你方唱罢我登场——清前期章回小说的繁荣	235
第二节	一览众山小——章回小说的巅峰时代	284
第三节	上山容易下山难——清中叶章回小说的艰难探索	296
第九章	旧瓶新酒醉人多——晚清章回小说	331
第一节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传统派的探索与堕落	332
第二节	垂死的欢娱——颓废派的病态心理与畸形追求	357
第三节	对官场的谩骂——暴露派的悲哀与愤怒	365
第四节	三更过后望天明——憧憬派在揭露批判后的企望	378
第五节	半江瑟瑟半江红——新旧交替的艺术表现	390

第一章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

——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

宋人赵彦卫尝言：“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钞》）

赵氏所言，指的是唐人传奇，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较早地给中国古代小说文本所下的定义，尽管中间并未出现“小说”这个概念。

这里涉及相关联的两个问题：小说文本与小说概念，而这两个问题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长期纠结不清的问题。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其实是捆绑在一起的两张皮。本章的核心，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节 妾身未分明——中国古代小说，它是什么？

首先，说几句大煞风景的话。

第一句：中国古代很多文献中所谓的“小说”根本就不是我们今天从文体学意义上所说的“小说”。

第二句：我们今天所谓的“小说”，古人并非全部叫它“小说”。

第三句：从古到今的很多名为“小说×××”的著作、文献，其研究对

象有相当大一部分不是“小说”。

由此，一个尖锐的问题就凸现出来：我们过去的一些“中国古代小说史”一类的著作，所研究的究竟是小说“概念”史，还是小说“文本”史？

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我们再来展开上面那三句话。

关于第一句话，早期的材料主要有：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桓谭《新论》）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汉书·艺文志》）

以上几段文献记载，是很多中国小说史著作开篇必见的“语录”，是被作为最早的“小说”资料引用的。但是，这些言论中的“小说”概念与我们实际上要研究的中国古代小说文本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先秦的庄子所谓的“小说”，是与“大达”相对的“琐屑言论”的意思。汉代的桓谭所谓的“小说”，是将那些譬喻某种“小道理”的故事、传说、寓言等“残丛小语”合在一起而作的“短书”。（章炳麟《文学总略》云：“古官书皆长二尺四寸……经亦官书，故长如之，其非经律，则称短书。”汉代凡经、律等官书用二尺四寸竹简书写。其他书籍，包括“子书”在内，均以短于二尺四寸竹简书写，称为“短书”。）比桓谭晚几十年的班固虽然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小说”与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流”并列，称之为“诸子十家”，但却说了这么一句话：“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在这位历史学家的心目中，大概只能算作诸子中的等外品，是“短书”中之“短书”也。然而，班固所谓小说家所作之“小说”，与我们今天的“小说”文体仍然不是一回事。且看他所开列的小说十五家的篇目：“《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臣寿

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百家》百三十九卷。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这十五家所著一千三百八十篇(卷)“小说”作品,今天是很可以看得到了,但从上引括号中那些班固自注的文字中,我们却可大致明白这中间有实录、有考辨、有论说、有异术,乃至有怪诞之说,相当杂芜,而如今之所谓小说文体者却很难找到。

自《汉书·艺文志》而下,从唐初长孙无忌、魏征等人修撰的《隋书·经籍志》直到清中叶纪昀等人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很多历史文献中都著录了“小说家”的作品,但多半不是小说。

《隋书·经籍志》将小说归之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并列出了二十五部小说的目录:“《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录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论》一卷,郭颁撰;《语林》十卷,东晋处士裴启撰。亡。《杂语》五卷。《郭子》三卷。(东晋中郎郭澄之撰。《杂对语》三卷。《要用语对》四卷。《文对》三卷。《琐语》一卷。(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笑林》三卷。(后汉给事中邯郸淳撰。《笑苑》四卷。《解颐》二卷。(杨松玢撰。《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梁有《俗说》一卷,亡。《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小说》五卷。《迕说》一卷。(梁南台治书伏挺撰。《辩林》二十卷。(萧赧撰。《辩林》二十卷。(席希秀撰。《琼林》七卷。(周兽门学士阴颖撰。《古今艺术》二十卷。《杂书钞》十三卷。《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座右法》一卷。《鲁史欹器图》一卷。(仪同刘微注。《器准图》三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参军信都芳撰。《水饰》一卷。右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

这个目录中的有些书籍,我们今天是可以看得到的,但这二十五部作品,除了诸如《笑林》《世说》等逸事作品大约十部之外,其他更多的作品基本上也与现代之所谓小说毫无关系。

同样是唐代,刘知几在其《史通·杂志》中对文言小说作了十类划分: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以上十类中,除了“琐言”中的刘义庆《世说新语》等作品、“杂记”中的干宝《搜神记》等作品、“逸事”中的葛洪《西京杂记》等部分作品之

外，其他多为历史或地理著作，是不能算作小说的。可见，在刘知几的心目中，小说观念仍然不很明晰，且往往与正史之外的记事文相混淆。

不要说唐代的历史学家长孙无忌、刘知几等人，甚至一直到清代的大学者纪晓岚辈，他们的小说观念照样与今天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子部·小说家类一》谓：“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然屈原《天问》杂陈神怪，多莫知所出，意即小说家言。而《汉志》所载《青史子》五十七篇，贾谊《新书·保傅》篇中先引之，则其来已久，特盛于《虞初》耳。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

纪晓岚们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可分为三大派：杂事、异闻、琐语。那么，这三大类中，又有哪些作品与今之所谓小说吻合呢？我们首先来看《四库全书总目》从卷一百四十《子部·小说家类一》到卷一百四十二《子部·小说家类三》中开列的小说书目：

《西京杂记》六卷，《世说新语》三卷，《朝野僉载》六卷，《唐国史补》三卷，《大唐新语》十三卷，《次柳氏旧闻》一卷，《刘宾客嘉话录》一卷，《明皇杂录》二卷，《别录》一卷，《因话录》六卷，《大唐传载》一卷，《教坊记》一卷，《幽闲鼓吹》一卷，《松窗杂录》一卷，《云溪友议》三卷，《玉泉子》一卷，《云仙杂记》十卷，《唐摭言》十五卷，《中朝故事》二卷，《金华子》二卷，《开元天宝遗事》四卷，《鉴戒录》十卷，《南唐近事》一卷，《北梦琐言》二十卷，《贾氏谈录》一卷，《洛阳缙绅旧闻记》五卷，《南部新书》十卷，《王文正笔录》一卷，《儒林公议》二卷，《涑水记闻》十六卷，《澠水燕谈录》十卷，《归田录》二卷，《嘉祐杂志》一卷，《东斋记事》六卷，《青箱杂记》十卷，《钱氏私志》一卷，《龙川略志》十卷，《别志》八卷，《后山谈丛》四卷，《孙公谈圃》三卷，《孔氏谈苑》四卷，《画墁录》一卷，《甲申杂记》一卷，《闻见近录》一卷，《随手杂录》一卷，《湘山野录》三卷，《续录》一卷，《玉壶野史》十卷，《东轩笔录》十五卷，《侯鯖录》八卷，《泊宅编》三卷，《珍席放谈》二卷，《铁围山丛谈》六卷，《国老谈苑》一卷，《道山清话》一卷，《墨客挥犀》十卷，《唐语林》八卷，《枫窗小牋》二卷，《南窗记谈》一卷，《过庭录》一卷，《萍洲可谈》三卷，《高斋漫录》一

卷,《默记》三卷,《挥麈前录》四卷、《后录》十一卷、《第三录》三卷、《余话》二卷,《玉照新志》六卷,《投辖录》一卷,《张氏可书》一卷,《闻见前录》二十卷,《清波杂志》十二卷、《别志》二卷,《鸡肋编》三卷,《闻见后录》三十卷,《北窗炙轂录》一卷,《步里客谈》二卷,《程史》十五卷,《独醒杂志》十卷,《耆旧续闻》十卷,《四朝闻见录》五卷,《癸辛杂识前集》一卷、《后集》一卷、《续集》二卷、《别集》二卷,《随隐漫录》五卷,《东南纪闻》三卷,《归潜志》十四卷,《山房随笔》一卷,《山居新话》四卷,《遂昌杂录》一卷,《乐郊私语》一卷,《辍耕录》三十卷,《水东日记》三十八卷,《菽园杂记》十五卷,《先进遗风》二卷,《觚不觚录》一卷,《何氏语林》三十卷。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八十六部五百八十卷。

《山海经》十八卷,《山海经广注》十八卷,《穆天子传》六卷,《神异经》一卷,《海内十洲记》一卷,《汉武故事》一卷,《汉武帝内传》一卷,《汉武洞冥记》四卷,《拾遗记》十卷,《搜神记》二十卷,《搜神后记》十卷,《异苑》十卷,《续齐谐记》一卷,《还冤志》三卷,《集异记》一卷,《博异记》一卷,《杜阳杂编》三卷,《前定录》一卷、《续录》一卷,《桂苑丛谈》一卷,《剧谈录》二卷,《宣室志》十卷、《补遗》一卷,《唐阙史》二卷,《甘泽谣》一卷,《开天传信记》一卷,《稽神录》六卷,《江淮异人录》二卷,《太平广记》五百卷,《茅亭客话》十卷,《分门古今类事》二十卷,《陶朱新录》一卷,《睽车志》六卷,《夷坚支志》五十卷。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三十二部七百二十四卷。

《博物志》十卷,《述异记》二卷,《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清异录》二卷,《续博物志》十卷。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五部五十四卷。

此外,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一》和卷一百四十四《子部·小说家类存目二》中,四库馆臣们还给我们开列了相当大数字的小说类作品的目录:

《燕丹子》三卷,《汉杂事秘辛》一卷,《飞燕外传》一卷,《大业拾遗记》二卷,《海山记》一卷,《迷楼记》一卷,《开河记》一卷,《续世说》十卷,《丁晋公谈录》一卷,《残本唐语林》二卷,《昨梦录》一卷,《谈薮》一卷,《月河所闻集》一卷,《养疴漫笔》一卷,《清夜录》一卷,《翠屏笔谈》一卷,《朝野遗记》一卷,《三朝野史》一卷,《幽居录》三卷,《至正直记》四卷,《冀越集记》二卷,《农田余话》二卷,《东园客谈》一卷,《东园友

闻》一卷，《可斋杂记》一卷，《方洲杂言》一卷，《蹇斋琐缀录》八卷，《双槐岁抄》十卷，《石田杂记》一卷，《双溪杂记》无卷数，《立斋闲录》四卷，《寓圃杂记》十卷，《复斋日记》二卷，《野记》四卷，《前闻记》一卷，《明记略》四卷，《近峰闻略》八卷，《下碑纪谈》二卷，《延休堂漫录》三十六卷，《剪胜野闻》一卷，《玉堂漫笔》三卷，《金台纪闻》二卷，《春风堂随笔》一卷，《知命录》一卷，《溪山余话》一卷，《愿丰堂漫书》一卷，《见闻考随录》无卷数，《碧里杂存》二卷，《苹野纂闻》一卷，《贤识录》一卷，《病逸漫记》无卷数，《孤树哀谈》十卷，《吏隐录》二卷，《北窗琐语》无卷数，《螭头密语》一卷，《病榻遗言》二卷，《名世类苑》四十六卷，《迩训》二十卷，《西吴里语》四卷，《明朝典故辑遗》二十卷，《吴社编》一卷，《笔记》一卷，《世说新语补》四卷，《樊川丛话》八卷，《西台漫记》六卷，《见闻杂记》四卷，《林居漫录前集》六卷，《畸集》五卷，《暗然堂类纂》六卷，《西山日记》二卷，《玉堂丛语》八卷，《貽清堂日抄》无卷数，《汝南遗事》二卷，《客座赘语》十卷，《剪桐载笔》一卷，《金华杂识》四卷，《峤南琐记》二卷，《琅嬛史唾》十六卷，《避暑漫笔》二卷，《明世说新语》八卷，《管窥小识》四卷，《见闻录》八卷，《太平清话》四卷，《西峰谈话》四卷，《兰畹居清言》十卷，《癸未夏抄》四卷，《明遗事》三卷，《云间杂记》三卷，《读史随笔》六卷，《玉堂荟记》一卷，《庭闻州世说》无卷数，《客途偶记》一卷，《玉剑尊闻》十卷，《明语林》十四卷，《明逸编》十卷，《闻见集》三卷，《筇竹杖》七卷，《今世说》八卷，《秋谷杂编》三卷，《陇蜀余闻》一卷，《皇华纪闻》四卷，《砚北丛录》无卷数，《汉世说》十四卷，《过庭纪余》三卷。右小说家类杂事之属一百零一部四百七十五卷（内七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山海经释义》十八卷、图二卷，《幽怪录》一卷附《续幽怪录》一卷，《续元怪录》四卷，《龙城录》二卷，《独异志》三卷，《陆氏集异记》四卷，《剑侠传》二卷，《录异记》八卷，《括异志》十卷，《青琐高议前集》十卷、《后集》十卷，《云斋广录》八卷、《后集》一卷，《五色线》二卷，《峡山神异记》一卷，《闲窗括异志》一卷，《续夷坚志》二卷，《异闻总录》四卷，《效顰集》三卷，《谈纂》二卷，《陆氏虞初志》八卷，《志怪录》五卷，《西樵野记》四卷，《广夷坚志》二十卷，《见闻纪训》一卷，《耳抄秘录》一卷，《高坡异纂》二卷，《冶城客论》二卷，《祐山杂说》一卷，《古今奇闻类记》

十卷,《二酉委谈》一卷,《燃犀集》四卷,《异林》十六卷,《快雪堂漫录》一卷,《孝经集灵》一卷,《前定录》二卷,《仙佛奇踪》四卷,《猗园》十六卷,《耳新》十卷,《王氏杂记》十四卷,《燕山丛录》二十二卷,《芙蓉镜孟浪言》四卷,《敝帚轩剩语》三卷、《补遗》一卷,《耳谈》十五卷,《闻见录》一卷,《逸史搜奇》无卷数,《四明龙荟》一卷,《才鬼记》十六卷,《蚓菴琐语》一卷,《矩斋杂记》二卷,《冥报录》二卷,《雷谱》一卷,《史异纂》十六卷,《有明异丛》十卷,《觚剩》八卷、《续编》四卷,《旷园杂志》二卷,《述异记》三卷,《鄮署杂抄》十四卷,《果报见闻录》一卷,《信征录》一卷,《见闻录》一卷,《簪云楼杂说》一卷。右小说家类异闻之属六十部三百五十二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笑海丛珠》一卷,《牡丹荣辱志》一卷,《东坡问答录》一卷,《渔樵闲话》二卷,《开颜集》二卷,《谈谐》一卷,《谐史》一卷,《古今谚》一卷,《滑稽小传》二卷,《笑苑千金》一卷,《醉翁滑稽风月笑谈》一卷,《文章善戏》一卷,《拊掌录》一卷,《古杭杂记诗集》四卷,《玉堂诗话》一卷,《埤雅广要》二十卷,《十处士传》一卷,《蓬窗类记》五卷,《博物志补》二卷,《古今文房登庸录》一卷,《香奁四友传》二卷,《居学余情》三卷,《古今谚》二卷、《古今风谣》二卷,《梨洲野乘》无卷数,《六语》三十卷,《广滑稽》三十六卷,《谐史集》四卷,《古今寓言》十二卷,《广谐史》十卷,《清异续录》三卷,《小窗自纪》四卷、《艳纪》十四卷、《清纪》五卷、《别纪》四卷,《豆区八友传》一卷,《笔史》二卷,《青泥莲花记》十三卷,《板桥杂记》三卷。右小说家类琐语之属三十五部二百二十七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

以上这三百一十九部两千四百一十三卷文言“小说”作品,至少有一半与今天所谓的“小说”不搭界。与之相反的一个信息就是,像我们今天认为的正宗小说——通俗小说一派,在《四库全书》中根本见不到一鳞半爪。也就是说,直到清代,在那些学者文人的心目中,“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仍然是两张皮,根本贴不到一起。

关于第二句话,今天我们所谓的小説,古人叫作什么呢?

叫法很多,除了上面已经出现过的某些概念以外,还有诸如“传奇”“说部”“话本”“虞初”“稗传”“稗官”“野乘”“演义”“志传”“遗史”“野史”“诗话”“词话”等等,这样一些概念,或偏或全,指的正是我们今天所

谓的“小说”。对于这样一些“小说”之异称，我们在后面还要涉及，此处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

关于第三句话，既然有些叫作“小说”的可能不是小说，而不叫作“小说”的反而是货真价实的小说，这样一来，很多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论著，甚至是著名论著对其论述之对象就有了极大的偏差。

聊举荦荦大者为例：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将《荆钗记》《西厢记》等戏剧作品与《三国志演义》《水浒》混为一谈，统称小说。

鲁迅的《古小说钩沉》“钩”的都是今之所谓“小说”吗？愚以为至少其中的《青史子》《水饰》之类不是吧。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也基本上不是小说。

阿英的《小说闲谈》直至《小说二谈》《小说三谈》《小说四谈》中，既有《弹词小说论》《弹词小说二论》《弹词小话引》《弹词论体》等文章，又将《珍珠塔》等大量弹词作品作为小说来进行研究。甚至还有《杂剧三题》《清末的时调》《关于川剧〈柳荫记〉》等文章，是将多种叙事文体均看作“小说”，更显其驳杂。

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甚至将《茶经》《煎茶水记》等饮饌之属的作品也收入其中。袁行需、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则除了《茶经》《煎茶水记》之外，还收了被《四库全书总目》讥之为“是书皆杂钞古今名物训诂及奇文隽字，可供词藻者之用者，随笔所记，颇无伦次”的《书蕉》一书，甚至还收了《乾嘉词坛点将录》这样的作品。

综合以上诸大家的做法，“小说”是什么，可真正是“妾身未分明”了。它既是一个文献学中的类别概念，而且按照中国的传统分法，属于经史子集四部中的“子部”，同时，它又是一个包含了戏曲和多种讲唱文学的叙事作品的大杂烩。

我们这样来认定什么是小说，进而根据这种认识来写小说史或进行小说研究，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悲剧吗？

其实，应该有不少人早已看到这中间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小说史还要依照这样一个模式写下去呢？

原因有二，一是迷信权威，二是思维惯性。既然从班固到纪晓岚再到鲁迅这些权威人士都认为那些东西是“小说”，我们怎么敢说它不是小说？既然

大家名家们都这样写小说史，我们为什么要别具一格呢？

但是，这样一来，可就对不起那些真正的小说作家和小说作品了，同样，也就对不住那些想真正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芸芸众生了。

因此，我们要想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是要研究小说概念史抑或是小说文本史。同时，我们还得弄清楚，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他们所要了解的究竟是小说概念史还是小说文本史。

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者。

但更多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著作，其实是将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和小说文本这样两个大相径庭的东西杂糅到了一起，弄成了非驴非马的小说史。

笔者可不愿意这样。因此，特郑重声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与“诗歌”“散文”“戏曲”并称为四大文体的“小说”的发展历程，亦即中国古代小说文本史。

如此一来，首先必须正名：本书所谓“小说”指的是什么。

第一，它必须是以叙事为主的，而不是以议论、说明、抒情为主的。

第二，它必须是写人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具有人格意味的神仙鬼怪。

第三，它的叙事写人必须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整体，而不是局部零星或者残缺不全的片断。

第四，它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构，而不是完全照抄历史著作甚或连细节描写都忠实于历史事实。

第五，它必须是以散文为主的，诗词歌赋乃至讲唱艺术因素则只能具有辅助作用。

按照以上五条标准，笔者提出以下几个概念：纯小说、讹小说、准小说、次小说、泛小说。

完全符合上述五条标准的是“纯小说”，这是本书讨论的重点。

凡不符合以上五条标准而只有一个文献学意义上的“小说”名称者乃是“讹小说”，意谓错讹的“小说”、名不副实的“小说”，如上文提到的《青史子》《水饰》《茶经》《煎茶水记》《荆钗记》《西厢记》《书蕉》《乾嘉词坛点将录》之类。对此，本书不再涉及。

基本符合以上五条标准但不够严格而全面者，谓之“准小说”或“次小说”。准小说与次小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区别在于：准小说产生于纯小说

之前，而次小说则出现于纯小说之后。

符合上述五条标准的前四条而不符合第五条者，谓之“泛小说”，主要指的就是除戏曲之外的某些讲唱文学作品。为什么要将戏曲除外？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戏曲是与小说并列的一种文体，而其他讲唱文学样式则多半是依附戏曲或小说而存在的，故而将依附于小说而存在的那些讲唱文学样式认作“泛小说”。

最后，说一句看似题外的话：即便按照中国古代的四部分类法，“小说”也应该属于“史部”，而不应该属于“子部”。

第二节 横看成岭侧成峰 ——中国古代小说的阶段和类别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是纵横交错的。所谓“纵”向者，发展阶段也；所谓“横”向者，作品类别也。

从“纵向”来看，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可以分为六大阶段：

第一，先秦至西汉。

此阶段可谓“无小说”阶段，但是却有小说形成的诸多因子。如上古神话传说、先秦寓言故事、先秦两汉史传文学、民间讲唱艺术、巫歌巫舞、俳优活动、方术等等。在这些文学艺术方式和文化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小说形成的因子。换言之，它们都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上古神话传说对小说形成的影响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显性影响指的是每一则神话传说都有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一两个较为突出的人物形象，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鲧禹治水”等均乃如此。隐性影响则主要指这些神话传说片段中所蕴含的英雄情结和复仇精神，或者说是那些英雄代表芸芸众生对大自然危害人类的一种反作用力。而这种英雄情结和复仇精神，在此后的小说作品中随处可见，只不过由“面向自然”拓宽为“面向社会”而已。唐代剑侠小说、明清武侠小说，乃至《三国》《水浒》《西游》《封神》以及“说唐”“说岳”“杨家将”“薛家府”等都是以这种英雄复仇情结作为内在精神支柱的。

先秦寓言故事对小说形成的影响也可分为显性、隐性两方面。显性影响也是每一则寓言故事都有类型化的人物和再简单不过的情节，如“郑人买履”“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南辕北辙”等。隐性影响则主要指哲理蕴涵和讽刺意味，或者说是那些智者率领芸芸众生对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问题进行冷静的扫描、探究、思考、分析。而这种哲理蕴涵和讽刺意味，在此后的小说中亦可谓“深刻存在”。难道读者不能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绿野仙踪》《镜花缘》等作品中感受到这一点吗？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对小说形成的影响更是巨大，这一问题，在以下章节中还要作较为详尽的探索，此处从略。

至于民间讲唱艺术、巫歌巫舞、俳优活动、方术等等，主要是在表现形式上从不同的角度影响了小说的形成，后面相关之处各有涉及，此不赘言。

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笔者主张“多源论”，上述各个方面都是小说形成的源头，但其主源则应该是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这大概又可算是“多源论”前提下的“主源说”了。

第二，东汉至隋。

此阶段可谓小说形成的预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有三大类。其一，杂传小说，如《穆天子传》《吴越春秋》中的某些片断和《燕丹子》《飞燕外传》等篇章。其二，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幽明录》《搜神后记》等著作中的某些篇章。第三，逸事小说，如《裴启语林》《世说新语》《笑林》等著作中的一些片断。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品，从整体而言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小说，只不过它们中间有若干大体上接近小说的篇章或片断而已。因此，我们将它们统称之为“准小说”。

第三，唐五代。

这是文言小说成熟的阶段，代表作便是传奇小说。唐五代传奇小说的名篇佳作实在太多，大致上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单篇的佳作，其中尤以反映爱情生活者居多，如《任氏传》《柳氏传》《李娃传》《柳毅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无双传》等等。二是集子中的某些好篇，其中尤以反映武侠内容者居多，如《甘泽谣·红线》《传奇·聂隐娘》《传奇·昆仑奴》《酉阳杂俎·僧侠》《集异记·贾人妻》《原化记·车中女子》，以及单篇《虬髯客传》等等。

唐五代传奇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出现的“纯小说”，具体情况，后面还有专章论析。需要指出的是，在唐五代传奇这种纯小说出现之后，像杂传小说、志怪小说、逸事小说这些“准小说”作品仍然不绝如缕。因为“纯小说”已经出现，再用“准小说”这个概念来指代它们就缺乏逻辑性了。因此，我们将唐代以后仍然出现的杂传小说、志怪小说、逸事小说统统称之为“次小说”。另外，唐代某些文言小说集已经出现传奇与志怪“合集”的现象。

第四，宋元。

这是通俗小说成熟的阶段，代表作是话本小说。宋元话本保留到今天的作品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讲史话本，如《梁公九谏》《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全相平话秦并六国》《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全相平话三国志》《薛仁贵征辽事略》等。二是说经话本，只有一种，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是小说话本，保留至今者大约有五六十篇，基本上被收在《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等集子中。

话本小说进入明代以后，其讲史话本和说经话本演变为章回小说。在《全相平话三国志》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之间，《宣和遗事》与《水浒传》之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西游记》之间，《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与《封神演义》之间，《新编五代史平话》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之间，《薛仁贵征辽事略》与“说唐”系列小说之间，都有着十分明显的传承痕迹。而小说话本则演变为拟话本小说，“三言”是小说话本向拟话本的过渡，而凌濛初的“二拍”则是标准的拟话本。

第五，明代。

这是通俗小说全面繁荣的时代，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全都臻于极致。中长篇的章回小说，基本上是沿着“四大潮流”的趋势发展。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带动下的史传小说，《水浒传》为龙头的英雄小说，《西游记》为代表的神异小说，《金瓶梅》所开创的家常小说。当然，其他类型的小说，如风情小说、公案小说、社会小说也初露端倪。与此同时，短篇通俗小说被称之为拟话本，而且都是结集出版。“三言”“二拍”将拟话本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并影响了有清一代。

明代的文言小说虽然远远不及唐代那么辉煌，但却大大超过宋元时期，而且还具有自身的特点：篇幅加长，描写委婉曲折。从元代宋远的《娇红记》